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三十三

陳紀

高祖武皇帝

帝姓陳氏諱霸先字興國梁太平二年進封陳王受梁禪建元永定國號陳在位三年壽五十七

永定元年正月周公封為周公尋建國為周始見於此即天王

位封魏恭帝為宋公以木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上黑以李弼為

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太宗伯中山公護為大

司馬周王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其有德者別

為祧廟不毀祖也五月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

霸六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八

月進丞相霸先為相國摠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周

孝敗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謀執誅之護廢王為略陽公迎

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即天王位十月進陳公爵為王辛

未梁敬帝禪位于陳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為江陰

王以給事黃門侍郎蔡景歷為祕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

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

受而已置刪定郎治律令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

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

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王琳至弇口安都

遇風不得至琳據東岸安都等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

大敗安都文育皆為琳所擒琳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鎖繫之置琳

所坐榻下上他蓋切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琳乃移湘州軍府

就郢城

二年四月齊主以旱祈雨於西門豹祠不應毀之并掘其冢掘其

也掘五月上幸大莊嚴寺捨身群臣表請還宮八月王琳在白

水浦周文育侯安都許王子晉以厚賂子晉乃偽以小船依觸而

釣夜載之上岸入深草中步還建康自劾上引見並宥之復其本

官周三年正月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



護猶總之初改都督州軍事為總管 四月周命有司更定新曆

○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
典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之上一步切廣
惟曰厭鎮也

○六月周以霖雨詔群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上言四

事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期歸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今關東之

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

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執之家競為侈靡終使禍

亂交與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

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為選曹補擬宜與眾共之今州郡

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

置之日夕令眾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

制譬猶劫相持基係之切劫居扶切基博奕也劫者謂基皆
相持爭行前後若一劫不當則成彼利矣爭行

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空貪利

邊陲輕為興動 周處士韋夔休正切又
翻縣切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

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

曰逍遙公驃騎大將軍寇雋少有學行家入常賣物多得絹五疋

雋於後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

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世宗虚心欲見

之雋不得已入見王引之同席而坐問以魏朝舊事載以御輿令

於王前乘之以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

詔臨川王椿於南皖口置城皖胡管切廬
皖縣之口使東徐州刺史錢道戢

守之 丁酉上不豫丙午殂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

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

蚌盤殼核充事而已蚌步項切以
蚌蛤為盤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

皇子昌在長安江陵之陷
昌沒於周內無嫡嗣外有疆敵宿將皆將兵在外

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在建康章皇后召稜及中書

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秘不發喪急召臨川王椿於南皖王至

建康皇后下令以椿篡承大統是日即皇帝位 八月周御正中

建康皇后下令以椿篡承大統是日即皇帝位 八月周御正中

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公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周王始稱皇帝改元武成初周太祖平蜀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間諸子誰可往者皆不對少子安成公憲請行太祖以其幼不許至是周人以憲為益州總管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蜀人悅之九月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尚書令楊愔等皆受遺詔輔政十月殂太子殷即位詔諸土木金鐵雜物一切停罷王琳聞高祖殂十一月琳進寇大雷因引兵東下

世祖文皇帝 精字子華始與昭烈王長子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二月王琳至柵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閔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淝湖之眾舳舻相次而下音舳音舻音盧船後持棹處艦船頭刺權處軍執甚盛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

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趣須也瑱等徐出蕪湖躡

其後西南風翻鷲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炬曰杵切說皆反燒其

船瑱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蒙衝並平聲字或作以觸其艦并鎔鐵

灑之鎔餘封切鎔鍊也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

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琳走至淦城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乃

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

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及太子即位詔衍居東館欲奏之事皆

先咨決揚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

之演乃與長廣王湛同謀共執揚愔斬之以趙彥深代愔總機務

陽休之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齊主乃

以演為大丞相湛為大傅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擇

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賓毒於糖餠而進之糖徒郎切亦作糖方

切亦作糖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受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

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

比子也辛丑殂魯公幼有器質特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魯公即皇帝位

齊王晞趙彥深等並勸進於常山

王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啓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頃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肅宗謁帝位於晉陽大赦改元皇建詔紹封功臣賜禮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空作一牒俟少隙即徑進也因敕與休之崔劼等三人劼位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變或道德高雋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還帝識度沈

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顯安我姑之子令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群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瓜搯掌代痛搯口洽切搯抵也瓜按日搯抵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齊主問時務於盧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其執

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併吞者此失於不用疆富也輕兵野戰勝

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空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

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

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損糧食咸出關中

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

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

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齊主自將擊庫莫奚至天

池庫莫奚出長城北道十二月齊主還晉陽齊主斬人於前問王

晞曰是人應死不俯九切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

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自今當為王改

之帝欲以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觀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

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人主思私何由可保萬一披

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初齊顯祖之末穀糴

踊貴羅亭歷切濟南王即位尚書左丞蘇珍芝建議脩石鼈等屯

鼈必列自是淮南軍防足食肅宗即位平州刺史嵇暉建議開督

亢陂置屯田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

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二年正月周主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更鑄錢文曰布泉

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十月齊肅宗出畋有兔馮馬陸地絕肋盧

骨也詔以嗣子冲眇可徵長廣王湛統茲大寶是日殂於晉陽宮

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

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 太子中庶子虞荔卿計御

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權酷之科詔從之御

角水上橫一木以渡喻禁民酷酷

三年詔徵留異為南徐州刺史異遷礙就雖外示臣節恒懷兩

端詔遣侯安都討之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為光祿大夫子

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上珠玉切附也下秦昔切而寶應

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荔弟綺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

勸

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常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
應嘗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上苦怪切姓也說韓信曰相

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蹶居月切又音概跳也可謂智士寄曰通一

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補休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

可諫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

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

者自救之 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錢甲子改鑄五銖

錢一當鵝眼之十 後梁主安於檢素不好酒色雖多猜忌而抚

將士有恩以封疆褊隘上俾緬切下烏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鬱

不得志疽發背而殂疽千余謚曰宣皇帝太子歸即皇帝位

四年四月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謹上表固辭

不許仍賜以延年杖戊午帝幸太學謹入門帝迎於門屏之間謹

荅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拾成切南向太師護升階設几謹升

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升階正馬思積切帝陞階立於

斧袞之前西面袞隱宜切說文戶有司進饌帝跪設醬饌難悉切

作簾跪巨委豆親為之袒割謹食畢帝親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

帝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明王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

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

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三蘇暫切參之也

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人莫不知願陛下慎

之帝再拜受言謹荅拜禮成而出 司空侯安都恃功驕橫數聚

文武之士騎射賦詩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

檢問收攝輒奔歸安都上甚惡之數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

亡叛安都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

歷錄其狀具奏之因希旨稱安都謀反五月安都自京口還建康

部伍入于石頭六月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於坐收安都出蔡景

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賜死宥其妻子資給其喪初高祖在京口

案而入上見陵章服嚴肅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項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項下殿上為之免項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踈率無行顯祖雖增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即位擢拜中書侍郎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容問計珽曰宜說主上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彗雖遂切又徐醉切妖星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居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統於是群公一卅祖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祖珽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天康元年四月上不豫臺閣眾事並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疾篤奐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楊州刺史安成王瑱吏部尚書袁樞入侍醫藥太子伯宗柔弱上憂其不能守位謂瑒曰吾欲遵太伯之事瑒拜伏泣涕因辭上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峙文里切鼎足而立也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御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遠和痊復非久痊此緣也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卅祖之言為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爰盜廷爭盜一浪切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覬音與覦音輪覦幸也覬欲也幸得其所以為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卅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

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皆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先吐刀切爾雅曰佻倫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都鄙褻以夜繼晝懷先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空及少壯極意為樂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馮子琮藏宗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推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推冰以備周兵之逼司空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

五年二月初齊顯祖命群官刊定魏麟趾格為齊律久而不成時軍國多事決獄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世祖即位思革其弊乃督脩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卷其刑名有五一日死重者輟之上胡黃切車裂人也次梟首次斬次絞二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內官及老小闒癡上衣檢切闒也癡超之切不慧也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三月辛酉班行之因大赦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三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墾耕也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周初令百官執笏

六年四月以安城王頊為司空頊以帝弟之重執傾朝野直兵鮑叔翫持頊執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

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李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癸酉上殂上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太子即位大赦以安成王瑱為司徒徐陵為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眾曰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安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致令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侍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眾咸服之是歲齊賜侍中中書監元之遙姓高氏頃之遷尚書左僕射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為之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悉召之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自此始

臨海王伯宗字泰業文帝長子在位二年安成王瑱廢之

光大元年國政盡歸於安成王瑱 閏六月齊左丞相咸陽武王斛律金卒年八十金長子光為大將軍次子羨似面切又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封侯顯貴者甚眾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事齊三世貴寵無比自肅宗以來禮敬尤重每朝見上馳遙切下胡旬切朝覲君之禮稱見謂自下而見上也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女若有寵為諸貴所嫉無寵為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動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二年三月周燕文公子謹卒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眾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謹謀之謹盡忠補益於功臣中特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教訓諸子務存靜退而子孫蕃衍

卒皆顯達 十一月安成王瑱廢帝爲臨海王 齊上皇殂世祖
驕奢淫佚役繁賦重吏民苦之至是詔所在百工細作悉罷之鄴
下晉陽中山宮人官足老病者悉簡放諸家緣坐在流所者聽還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陳紀

高祖宣皇帝 瑒字昭世始興昭烈王第二子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三

大建元年正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齊主年少多嬖寵

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

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尚書令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宮昌

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累遷侍中領軍宮婢陸令萱者

昔切其夫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 上音亦按韋昭云以為在掖門內故謂之掖庭也

子提婆以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 上舉兩切下補令萱保養之令

萱巧黠 下八切善取媚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

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

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宮人穆舍利者有寵於齊主

令萱欲附之乃為之養母薦為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

和主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寵

二年正月齊改元武平

三年周楊素少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

成詞義兼美帝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

心圖富貴也 九月齊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

力出揔軍旅入參幃幄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事後母

孝閨門雍肅齊勳貴之家無能及者

四年三月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揔屬相府太祖殂比日

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

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悔匿無所關預人不

測其淺深衛公直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宇文神舉

王軌宇文孝伯謀之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自同州還

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衛公直匿於戶

內躍出斬之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

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

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

年三十 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古盛切說文怠也以事

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

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

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儿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

節耳知復何言 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執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

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

客杜絕饋餉上求位切通作餽不貪權執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

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

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上居拜切鑑

也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上陟瓜切未嘗妄殺衆皆

爭為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

孝寬密為謠言曰謠餘詔切爾雅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明月

令人傳之於鄰鄰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

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解之曰

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

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

甚可畏也帝信之執光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

稱其謀反并殺其子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

共執齊政委任之重群臣莫比 是歲突厥木杆可汗卒杆居案

干切木杆突厥尊號可汗酋長之稱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上徒何

未切突厥木杆之弟也可汗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

褥儒欲切紫錦綵十萬段縵茲陵齊人亦畏其為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

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

五年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

之待詔以中書侍郎博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同判館

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覽 三月周太子於岐州上翹移切本扶風郡元魏置岐

州後周獲二白鹿以獻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 帝謀伐齊公卿

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

卿可共舉元帥眾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

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

過者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

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

統眾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氈出歷陽氈音巨 四月

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上呼官軍比屢失利人情

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

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

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黃法氈擊破之又遣尉破胡長孫洪略

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上追遂至

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

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仍吏切如

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

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頊必不肯北面

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柳

切臂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時

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子師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

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見胡甸切雩羽俱切左傳龍見而雩杜

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

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彊知星

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

者為前隊徒對切部隊也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

胡善射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

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因自酌酒以飲摩訶

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遙

擲銑上蘇典切下胡甸切銑小鑿也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

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尉破
 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
 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
 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 七月周太子贊納妃楊氏大
 將軍隋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
 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官官實當其責且春秋
 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
 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上古杏切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正
 直之曰亦如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
 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帝嘗
 問萬年縣丞樂運曰卿言太子如何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
 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
 之狀對曰如齊相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
 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
 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
 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皮景和等救壽陽怯懦
 不敢前屯於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眾數十萬去壽陽三十
 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
 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挫祖也吾知其不敢戰明矣
 躬擐甲胄擐胡貫也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等
 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
 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
 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中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
 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歔上朽居切下香依切又許既切歔息也不能仰視爭為之
 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變遣使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
 聲如雷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
 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為憂提
 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

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即大喜酣飲
鼓舞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 詔以壽陽復為
豫州以黃城為司州以明徹為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
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
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
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 十一月
周主集群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高座辨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
為次釋為後 詔徵安州刺史周昞入朝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
以城降詔仍舊任及昞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
遣王景安將兵應之詔以昞為江北道大都督摠眾軍以討龍升
斬之景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

六年五月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跣行至陵所跣先典切

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衰倉

或作縗 喪服 苦廬之禮苦傷廉切 編草為之 率遵前典以申國極百僚宜依遺令
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
令依禮 齊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以備之 周禁

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
所載者盡除之 六月周更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帛並行

○七年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為帝王當然競為新巧朝衣夕
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
寵任陸令萱穆提凌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官由財進獄
以賄成競為姦諂蠹政害民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
命邊鎮益儲侍加戍卒儲陳如切侍直 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
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
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居寬切乘 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
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
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
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今天

軍若出軌上音紙關名也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

廣州義旅出自三鷓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堅

奚切秋種名一曰步落種蓋勿如別種劉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

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

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

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

兵執三鷓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

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

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

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

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

蓄銳養威觀豐而動豐許慎切罇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

七月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畿伯下大夫來和嘗

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

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晉六茹堅普六茹三字姓堅其名茹人茹相

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

來和和詭對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六月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詹事令管記

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

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

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

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

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

之子不宜為太子詹事奐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

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總為詹事總與太子為長夜之

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娣音弟按漢外戚傳太子有太子亟微行遊

總家上怒免總官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群臣無異

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

時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敕東宮
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脩飾由是
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
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內宴上壽將帝須曰判郎括切攬也可愛好老
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
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
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上古況切欺也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
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
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
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
之甚懼深自悔匿帝深以軌等言為然但漢王贇次長又不才餘
子皆幼故得不廢以司空吳明徹為南兗州刺史九月周主
謂群臣曰齊朝昏亂政由群小百姓嗷然上牛刀切說文衆口愁也朝不謀夕
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
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
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
者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祀公亮隋公
楊堅為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齊王
憲陳王純為前軍先是齊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直勤敏儲待
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
至晉州軍于汾曲齊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
王軌帥眾應之遂克晉州以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
之十一月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
避其鋒宇文忻許斤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
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執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
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眾實為陛下奉耳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
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堞徒協切樓檣牆堞也一名堦
亦謂之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

衆皆震懼梁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列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婦女

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水

上須王切又蘇侯切

水名在河東

遙爲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

執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

拒塞之城遂不下甲午周主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

之丁酉周主發長安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戊申周主至平陽勸

諸軍擊齊師兵纒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

曰怖音故切惶懼也軍敗矣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

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弃山積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

持周主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

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

執必舉周主從之遂帥諸將追齊師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

憂懼不知所之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

郎叩馬諫乃回向鄴齊臣降者相繼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

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

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

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

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延宗自門入擊之周師

大亂爭門相填壓路不得進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

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

崎嶇謂艱險也

齊人奮擊幾中之

幾巨衣切中竹仲切近於中傷也

周主出城饑甚欲遁去諸將

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

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

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執已成

柰何弃之而去周主乃駐馬鳴鼓角收兵俄頃復振還攻東門克

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

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爲百姓來耳

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乃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卿可聚眾唾面吐也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刑政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眾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

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恐懼莫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九年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尊齊主為太上皇帝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壬辰周師至鄴城下圍之鄴魚怯切魏郡鄴城縣北齊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

齊上皇從百騎東走齊王公以下皆降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

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湝詔尊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丙申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上皇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周師奄至青州奄不檢切上皇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二月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庶寧王孝珩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擊之執湝及孝珩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於是齊之行臺州鎮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梁主入朝于鄴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餘設九儐九介積子賜切芻廩之道饌備必刃切亦作橫說文導也禮器曰儐許既切殺之受享於廟三公

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贄致享贄脂利切古者相見之禮各執物以為贄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

粟糗餼皆如古禮周主與梁主宴酒酣周主自彈琵琶梁主起舞

曰陛下既親舞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賚甚厚乙卯周主自鄴西還三月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

奇才異術卓爾不群者不拘此數周主之克晉州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既克并州復遣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

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信伏不受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

那肱曰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

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

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

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四月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

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上可

兵樂曰凱司馬法得意則備樂豈歌獻俘於太廟封高緯為温公

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誥

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群臣曰我嘗日唯聞李

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

其驅使神武公紇且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凰為王者瑞麒麟

也麋身牛尾一角麟離珍物也陸機曰麋身牛尾一角端有肉音中鐘呂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

鳳凰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五月周主詔以路寢會儀寢七稔切按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

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

清廟悉可毀撤廟眉召切清廟者祭有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

之空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六月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若

五品時序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九

月周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網上於既切服之也下綿網絲布圓綾

紗絹綃葛布等綃思數切生絲也一曰綺屬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

制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伐之帝銳意以

為河南拍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

窮遠略帝怒以為沮眾出為豫章內史周人誣温公高緯與空

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得免

徙於蜀周詔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

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

行陳上胡郎切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

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

十年二月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

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鐵鎖蘇果切沈之清水

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怙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王軌始鎖下流其

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執

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為虜矣明徹奮髯曰上汝鹽切擐旗陷

陳將軍事也擐丘度切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

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乘水執退軍冀以入淮至清

口水執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潰

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 初帝謀取

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

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之工權或作舟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

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為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

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為征南

諮議參軍周主封吳明徹為懷德公明徹憂憤而卒 三月周主

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方六切布帛向後襍髮上博木切落仍裁

為四脚 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五月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

會帝不豫留止雲陽宮召宗師宇文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

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六月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

十六太子即位宣帝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

痕捫音門以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為淫欲超拜鄭譯

為內史委以朝政帝以濟煬余尚王憲屬尊望重忌之乃使子智

告憲有異謀召至縊殺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李綱誓

之以死終無撓辭上女巧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

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獨孤能

等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

謂之伴死

十一年正月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群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

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家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摠管蜀公尉遲

迴為大右弼中山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隋公楊堅為大後承

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虞書所稱眚災肆赦眚所景切過也謂過誤為

害當緩赦之。呂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

宄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攝服止之涉切懼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

醜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纒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

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上持林

充切沈湎謂或旬日不出群臣請事者皆因官者奏之於是樂運輿襯詣朝堂襯初觀切陳帝八失云云言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

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廷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歎曰。戒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

以廣聖道。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周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

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

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

由烏丸。執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

稱天臺。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準天臺。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

自稱為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樽相昆切酒器也。彝延知切宗廟

之盛禮。周禮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下待戴切說文畫眉也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遊戲無常出入不

節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捶人至二百四十
謂之天杖於是內外恐怖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
終 五月周詔趙王招陳王純等並之國隋公楊堅私謂大將軍
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
令就國會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翻下華切羽翮也何能及遠
哉 七月初用大貨六銖錢 十月周初復佛像及天尊像 十
一月周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

十二年正月周稅入市者人一錢 周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

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南子俛讀 周天元立五皇后楊后性柔

婉不妬忌婉於阮切柔順也 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

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

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古穴后母獨孤氏詣閣陳謝叩頭流血然後

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

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堅既為

帝所忌情不自安固請出藩天元從之五月以堅為揚州總管將

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

還天元召劉昉分兩切顏之儀入卧内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

言昉見靜帝幼冲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鄭譯柳裘等謀引堅

輔政堅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是日帝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

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止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

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

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奈何一旦欲以神器

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

而行之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為辭徵趙陳

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素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

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

守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

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

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
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
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
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六月周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精志
者簡令入道 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
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執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
迹暴於行路吾欲舉卿等糾合義勇以主國庇民何如眾咸從命
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行軍元
帥以討迥 七月并州刺史李穆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
安天下又以十三環金帶遺堅十二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
悅 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殺就之招引入寢室
招子負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
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酒
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嚼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得久
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此昌粟 胄瞋目憤
氣張目也 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
謗如是也猜倉才切疑 招偽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
此再三招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聞室後有被甲聲遽扶
堅下牀趨出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招恨不時發彈指
出血壬子堅誣招謀反殺之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李圓
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八月周韋孝寬大破尉遲惇乘勝進
追至鄴迥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
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
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
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上魯回切古作雷下唐
者雷之 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
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城破迥窘迫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
自殺 十一月周鄭襄公韋孝寬卒孝寬久在邊境屢抗疆敵所

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鵠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
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上房用切不及私室人以此稱之 十二月

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摠百揆進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隋
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是歲周境內有
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

十三年正月**周**改元大定 二月庾季才庾以主切姓勸隋王宜

應天受命太傅李穆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

宮命奉皇帝璽紼禪位于隋**隋**王受冊璽入御臨光殿服充冕如

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置三師三公及

尚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五省御史邵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

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

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

侍中為納言以高頴為尚書左僕射李德林為內史令封周靜帝

為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為公隋主與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

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上直由切下直魚切

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

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

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

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

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竒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

子也昞兵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從之 **隋**以蘇威兼納言

度友尚書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周晉公護彊以女妻之威見護

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誤周高祖聞其賢除官不拜

宣帝就除大將軍隋主為丞相高頴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

月餘聞將受禪道歸田里頴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

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為邳公上貧悲切國以威龍

爵 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韓擒虎為廬州總管

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

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略 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

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

弛之上賞是也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

主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帝常怒一人將殺之威入

閣進諫帝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

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

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如故治書侍御

史梁毗以威兼領五職安繫戀處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帝

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何遽迫之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

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

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

嘗言於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

用多為帝深然之高頴深避權執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

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頴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

賞寧可使之去官命頴復位頴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帝無不與

之謀議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 隋主召汾州刺史韋

冲為兼散騎常侍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胡千餘人在塗亡叛帝

召冲問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

以禮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然之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起

長城之役 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而為之舉哀 六月隋詔郊

廟冕服必依禮經其朝會之服旗幟犧牲上虛宜切宗廟之牲也下師庚切全牛也皆

尚赤戎服以黃在外常服通用雜色七月隋主始服黃首僚畢賀

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着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

環帶為異 九月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蜀還奏稱蜀土沃

饒人物殷阜周德之衰遂成戎首宜樹建藩屏封植子孫隋主善

之以越王秀為益州總管 隋以長孫覽為行軍元帥發兵入寇

命尚書左僕射高頴節度諸軍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

私錢名品甚衆輕重不等 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好肉好肉謂錢

之形制也漢書食貨志云好肉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也好錢穿也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

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弊

始一民間便之 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頴鄭譯

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

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公革重輕取其折衷公余專切襲也時

同修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輶及鞭法

梟堅堯切斷首掛木上也輶胡貫切以車裂之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

絞斬流刑三自三千里至二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

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

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

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省若不為理聽詣關伸

訴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

於斯已極梟首輶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

之為用殘剥膚體徹骨侵肌酷均鬻切上力充雖去遠古之式事

乖仁者之刑梟輶及鞭並令去之貴礪帶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

之蔭旁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為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

輕代重化死為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是

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諫議大夫

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帝不顧行本於是正

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

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斂容

謝之遂原所答者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

多與隋主意合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帝每臨朝后輒與帝

方輦而進輦力展切挽車也方輦謂並車而挽之至閣乃止使官官伺帝政有所失

隨則匡諫候帝退朝同返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

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

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

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

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

刺史隋主如岐州上翹移切元魏所置至隋廢之岐州刺史梁彥光有惠政隋

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傘以厲天下之吏父之徙相州刺史岐

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

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誠不正也字或從心好興謠訟目彥光為著帽錫徐盈切帝聞之

免彥光官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自請復為相州帝許之豪猾聞

彥光再來皆唾之上亮之彥光至發擿姦伏擿它歷切挑也謂動發人之私隱有

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

褒勸黜怠及舉秀才祖道於郊以財物資之於是風化大變吏民

感悅无復訟者時又有相州刺史陳留樊叔略有異政帝以璽書

褒美班示天下徵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帝賜以

粟帛雍州諸縣令朝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累

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將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

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空

師範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是歲

隋主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

從風而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突厥他鉢可汗卒國

人將立其兄子大邏便以其母賤眾不伏更立其子菴邏吐烏音

淹下郎佐切突厥大邏便心不服菴邏每遣人罵辱之菴邏不能

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共迎立之

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

有怨言沙鉢略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

厥居西面玷多忝切號達頭可汗各統部眾分居四面沙鉢略勇

而得眾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陰壽鎮幽

州虞慶則鎮并州以備之

十四年春正月巳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一並

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勿藥刀甚鈍可礪之鈍徒困

礪砌甲寅上烈蒼猝之際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太子

中項太子悶絕于地乳媪吳氏媪烏皓切自後掣其肘掣昌列切太

子乃得起叔陵馳車還東府赦東城囚以充戰士叔堅討斬之太

子即皇帝位 **隋置河北道行臺於并州以晉王廣為尚書令置**

西南道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為尚書令隋主徵周氏孤弱而亡

故使二子分蒞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選貞良有才望者為之僚佐

以王韶為并省右僕射李雄為兵部尚書李徹總晉王府軍事元

巖為益州總管府長史王韶李雄元巖俱有骨鯁名李徹前朝舊

將故用之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

非士大夫之素業也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

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凡何病焉及

將如并省帝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吾無北顧之

憂矣二王欲為奢侈非法韶巖輒不奉教或自鎖或排閣切諫二

王甚憚之每事諮而後行不敢違法度帝聞而賞之 **隋高頌奏**

禮不伐喪二月隋主詔頌等班師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又

宮內多妖異納言蘇威勸帝遷都帝以初受命難之夜與威及高

頌共議明日通直散騎庾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必有

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

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帝愕然謂頌威曰是何神也太師李穆亦

上表請遷都帝省表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

無不可矣乃詔高頌等創造新都於龍首山以太子左庶子宇文

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九月設無礙大會於大極殿捨身及

乘輿御服大赦 **隋主**既立待遇梁主恩禮彌厚是歲納梁王女

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梁主始

得專制其國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陳紀

長城公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在位七年壽五十二隋滅之

至德元年正月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構之上乃出叔堅為江州刺史以江總為吏部尚書三月隋遷于新都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每歲十二番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為二丈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秘書監牛弘上表以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除其重雜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豈可使之流落私家不歸王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隋主從之詔購求遺書於天下每獻書一卷賚練一匹賚洛代切突厥數為隋寇四月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

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材狼未嘗感息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僂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徂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幽州總管陰壽帥步騎數萬出盧龍塞擊高寶寧寶寧本齊陳屬為營州刺史齊亡與突厥合兵寇邊寶寧棄城奔磧北和龍諸縣悉平磧其地在塞北五月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

於高越原阿波屢敗前上大將軍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為戍卒詣
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將戰榮定遣人謂突
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
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獲
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 十一月遣散騎常侍袁彥聘于隋
帝聞隋王狀貌異人使彥畫像而歸帝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
亟命屏之 (隋) 既班律令蘇威屢欲更易事條內史令李德林曰
修律令時公何不言令始頒行且空專守自非大為民害不可數
更河南道行臺楊尚希曰瀛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
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增倍
租調歲減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
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請廢郡帝從之悉罷諸郡為州
○(隋) 主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
敕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
徒杖等千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自是刑綱簡要疎而不
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隋) 主以長安倉廩尚虛是歲詔西自蒲
陝東至衛汴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
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或於六上表曰昔漢
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臣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
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干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
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
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帝善之
干子竟免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
自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為叢脞叢脞才公切傳倉隸物書曰元有叢叢
是謂欽明舜任五臣堯諮四岳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
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
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

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旰古按切晏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

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

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

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或以近世風俗每正

月十五日然燈遊戲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及外州每以正月

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貲破產競此一

時盡室并拏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

由斯而起因循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並

即禁斷詔從之二年春正月隋張賓劉暉等造甲子元曆成壬

辰詔頒新曆四月隋王以隴西頻被上谷渾寇掠而俗不設村塢

命上大將軍賀婁子幹勒民為堡博抱切堡小城也仍營田積穀子幹上

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

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踈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

以蓄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烽敷

遂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隋主以渭水多沙渭

貫首水出隴西首陽深淺不常漕者苦之六月詔太子左庶子宇

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潼關在華陰名三

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隋主不喜辭華詔天

下公私文翰並空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

罪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

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

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

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

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古患切東

相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孔子之說不

復関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拍儒素為古拙

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

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躬仁孝

之行者擯落私門

擯必用切并也

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選充吏職舉

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遵風教請普加采察送臺推劾又上言

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謬前後

所奏頒示四方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為隋所敗乃請和親隋主

許之是歲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

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

楣曼悲切戶楣釋名楣皆以近前各兩若面之有眉皆以

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

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

池雜植奇花異卉

許偉切百草總名

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

孔二貴妃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

復方六切上下有復道故謂之復又以宮人

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

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游宴後庭

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

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

歌之分部送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

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官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

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大臣有

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附

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為文

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群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

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

心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

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以客卿為中書舍人兼掌

金帛局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

庫虛空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

而又增重其舊於是陽惠朗為太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

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

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摠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

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
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
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
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
體終至覆滅

三年三月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
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從之五
月初詔郡縣置義倉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山東承北齊
之弊政戶口租調姦偽尤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
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
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頴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
輸籍法編下諸州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諸州調物每歲河南
自潼關河北自蒲坂南遠切河東邑有輸長安者相屬於路晝夜
不絕者數月梁主殂謚曰孝明皇帝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之

太子琮嗣位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分而為二阿
波浸彊號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波以撫之

初北地傳緯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秘書監負才使氣入
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緯受高麗使金麗音黎東夷國名上收

緯下獄緯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

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

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臣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官豎弄權惡

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廢馬餘菽粟上式竹也百

姓流離疆戶蔽野殫居良切貨賂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

親離臣恐東南王氣五行用事者王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

之意稍解遣使謂緯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與否同對曰臣心

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官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

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緯言及之 是歲梁大將

軍戚昕詩斤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還隋主徵梁主叔父吳王岑

入朝因留不遣復置江陵摠管以監之 隋主使司農少卿崔仲 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 以遏胡寇

四年二月 隋始令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 三月洛陽

男子高德上書請隋主為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 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豈効近代帝王傳位於子自求逸樂

者哉 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禮部尚書楊尚希諫曰周文王 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繫碎之 務非人主所宜親也帝善之而不能從

禎明元年正月 禎和日祥 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突厥沙鉢

野卒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

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 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

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

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

汗 處羅侯立一年卒國人復立雍侯閭號都藍可汗 處羅侯有子

藍所襲 公奔隋文帝立為啓民可汗 於朔州築大利城 處之 又以宗

帝 輒救之後 遣楊素與啓民共擊達頭 兼其眾數 攻啓民 文

朝梁主帥其群臣發江陵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鄉公崔弘度將

兵戍江陵梁主叔父安平王巖等恐弘度襲之驅文武男女十萬

口來奔隋主聞之廢梁國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隋主如馮

翊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隋主自同州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

計及還帝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莊嚴公使自山

以東無及公者 初 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 術

反 間者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

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 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空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 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頴對

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土馬
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
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

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居劾
文地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

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
勣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

忿謂高頴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
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秣於江曰

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
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

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等音陟小舟也各有等差時
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

為奴以厭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
之誠丁禮也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

平北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
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

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
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

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轍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即日
斬之

二年三月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聲之險驅逼內
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

造惡祭鬼求息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
或能比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

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
永清吳越帝欲廢太子胤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嘗從容

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詹事袁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

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帝卒從徵議五月廢太子胤為吳興王立始安王深為太子 十月帝遣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隋人留於客館請還不聽甲子隋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息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穎為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區支度無所凝滯○十二月隋軍臨江高穎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耶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執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執事在不疑穎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暉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他干將軍咸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執險峭七笑切險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寶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枚音媒若馬之銜勒所以上言謹驚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驃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遲丈二切言事畢然後天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僕射袁憲等躬勤奏請至于再三文慶曰元會將

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隋紀

高祖文皇帝上

帝姓楊諱堅洪農華陰人漢太尉震十四代孫周大象二年封隋王明年受周禪建元開皇時陳太建十三年也至九年滅陳遂為正統在位二十四年壽六十四

開皇九年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群臣大霧昏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大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虿有毒交時掃定虿毒蟲也朕

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為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共各切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弼立斬之酤攻乎切所俘獲六千餘人所無獲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勅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臯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

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蕭摩訶屯樂遊麤毅屯耆闍寺上時魯廣達屯白土岡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鐘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



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瑱他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

狀帝大說宴賜群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

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

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

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

戰陳主不許又弼至鐘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壘曾

軍壁也塹七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曰兵法客貴速戰

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

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

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祖

摧切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

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睺戶鉤切又音后

下又不能從明日欵然曰欵許勿勿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

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

石燕然陳主從之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

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

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勸陳以待

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李廣達以其徒力

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弼更引

兵趣孔範趣遠須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

止死者五千人擒蕭摩訶送於弼弼釋而禮之時韓擒虎自新林

進軍任忠帥數騎迎降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

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

袁憲在殿中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

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

惶遽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于井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

石乃聞叫聲以纜引之攜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

而上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為變皆召入

令屯朝堂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經遊死曾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景皆為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頴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上遣使以陳亡告請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詔賜衣一襲以入切按國語云一稱賈達按禮記袍必有表不表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復具云稱也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會建康平羅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降上江皆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帝不聽於是制五百家為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

城邑宮室並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絕繫力追切說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

俟之內外修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四月諸軍凱入上可奏

凱樂而獻俘於太廟拜廣為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帝坐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

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進楊素
爵為越公賀若弼進爵宋公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於是進擒
虎位上柱國加高穎上柱國進爵齊公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
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帝以陳氏子弟既
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
全之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
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為大府
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
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乃下詔曰今率土大
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澡身浴德
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阻立切止刑可助化不
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
既夷群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
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
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
並封郡公為刺史列將家之瓊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
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
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
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右衛將軍龍昇等廣切短高
類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穎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
瑩皎然益明初穎父賓為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
獨孤而不名朝野皆請封禪七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
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
攸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立即禁絕帝踐祚之初柱國沛公鄭
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他
果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
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
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譯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

聲作書宣示朝廷與邳公世子蘇夔邳貧悲切其地在薛議累黍定律時人

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

律何妥自恥宿儒反不逮譯等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

旋相為宮及七調競為異議各立朋黨或欲令各造樂待成擇其

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帝張樂試之先白帝玄黃

鐘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鐘之調帝曰滔滔和樂甚與我心會妥因

奏止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帝從之時又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鐘

律譯等為黃鐘調成奏之帝召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

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聲

率下鄭譯調二律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

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蘇夔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

皆附之而短寶常寶常樂竟為威所抑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舊樂

器并江左樂工帝令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

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賓祭用之仍詔太常置清商署以掌

之時天下既一異代器物皆集樂府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

前克荆州得梁樂今平蔣州又得陳樂史傳相承以為合古請加

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之樂及後周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

用請悉停之十二月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參定

雅樂以駕部侍郎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武州因以為名岷州俗畏

疫晉書切說文皆疾也一人病疫闔家避之闔胡臘也病者多死公義命皆

輿置已之廳事暑月病人或至數百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

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

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

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

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方還聽

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

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

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欵服後有訟

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十年四月成安文子李德林恃其才望論議好勝同列多疾之

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與蘇威異議高頴常助威
奏德林很矣上多從威議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巡省還皆奏稱鄉

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不便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茲
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

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今群臣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
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上遂發怒大詬去爾欲以我為王莽邪

因命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散
參上不許遷懷州刺史而卒 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

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内外有過失則加以
重罪又患令史贓汙上或曰贓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力贈也得犯

立斬每於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常於殿廷殺人兵部
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之不諫者

○五月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
完堵地罕包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

民同軍府統領立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
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

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
無長幼乖謫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七五禾切謬隋欲徙之入關

遠近譙駭於是婺州汪文進婺文遇切隋所置以當越州高智意

蘇州沈玄愴鳥外切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樂安蔡道人蔣山李稜饒

州吳世華温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皆

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

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鬻其肉而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儂
遣總管史萬歲帥眾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
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

歲為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沒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事
上嗟歎賜萬歲家錢十萬江南大定素乃班師素用兵多權略馭
眾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
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則已
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
法將士恐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
無不從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
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十一年二月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
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遷臨穎令高頴薦曠清明善政為天下第一
上召見勞勉之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為勸優詔擢為莒州
刺史

十二年二月國子博士何妥與邳公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奏威
與禮部尚書盧愷何亥吏部侍郎薛道衡等共為朋黨上命案之

事頗有狀七月威坐免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初周室已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
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之
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笞者乃去管內無五
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
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
兄弟不睦承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
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
遂相親睦稱友悌十二月以內史令楊素為尚書右僕射與
高頴專總朝政素性疎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頴推高頴敬牛弘
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恨秋切如其才
藝風調優於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
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
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

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頴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唯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有司上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文甫切堂下周屋也

帝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入者常多於出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而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詔曰寧積於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無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十三年二月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使楊素監之素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記室封德彝為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上於真也以立宮殿崇臺累閣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上芳遇切頓也又敷救切推填阬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是歲上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明堂木樣上命有司規度安業里地將立之而諸儒異議久之不

決乃罷之牛弘使協律郎祖孝孫等參定雅樂從之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訖何妥之言注弘奏下不聽作旋宮但用黃鐘一宮於是弘等復為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以息異議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饗食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稍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

十四年三月樂成四月詔行新樂且曰民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魏造文聲加禁約務存其本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法然泣曰法胡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古

隘切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為官司出舉與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上從之六月詔自公卿以下皆

給職田母得治生與民爭利 關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民食
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不憚酒肉者
殆將一朞八月上帥民就食於洛陽數斤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
參劄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
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十月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
高仁英蕭琮以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
登邛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
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他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
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
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頴至日猶見啓在床下未開封此
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
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飢閉民糶
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言入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
皇太子為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微劉
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
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頽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
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謀大逆譯為巫蠱公戶切
左道以亂政而惑人蠱惑也指體即藥毒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
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為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
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 上好機祥小數機居家切亦
外散騎侍郎王劭實照切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祥也或作機負
著作郎劭前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
讖緯摺捫佛聖之捫居運切撫回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
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功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盥古玩
操手也從曰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偏而後
罷上益喜前後賞賜優洽

十五年二月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
三月仁壽宮成上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

之上聞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
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憂俟皇
后至必有恩詔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
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綉三千段素負責
恃才多所凌侮唯賞重德彝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
撫其牀曰封良必當據吾此座屢薦於帝帝擢為內史舍人 四
月相州刺史巨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於朝堂 七月納言蘇威
坐從祀泰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
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二則悅違
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十月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為荊州總管世
康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帝不許使
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揚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
之當世以為榮 十二月敕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仍籍沒其家
○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汴州刺史令狐熙來朝考績為天下
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
十六年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八月詔決死罪者三奏然後
行刑

曾即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四

